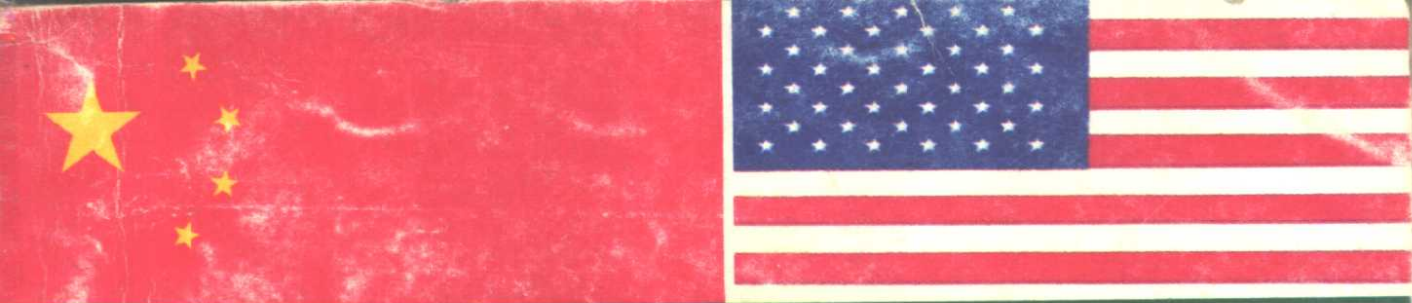




艰难的转折



jiānnán jézhéhuǎnzhe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艰难的转折

出版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发行

甘肃省新华书店

印刷

兰州八一印刷厂

开本

787×1092×1/32

字数

200千字

印张

10.5印张

版次

1991年3月兰州第一版

印次

1991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50 000册

书号

ISBN 7-80 035-884-4/C·43

定价:

5.50元

出版者的话

美国作家约翰·埃利希曼所著的《艰难的转折》，系以中美两国建交为背景的力作，在读者中很有影响。该书对我们了解中美建交这一历史背景有一定帮助。由于作者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不同，也由于他的观点所限，书中所提供的一些材料和观点不一定准确；同时也由于该书系采用小说体等法，其情节当然有虚构成分，希读者鉴阅。

1991年1月

艰难的转折

〔美〕 约翰·埃利希曼

张 鑫

中国 国际 广播 出版 社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兰州八一印刷厂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10.5印张 1/32 200千字

19 91年3月 兰州第一版

19 91年3月 第一次印刷

1—50 000册

ISBN 7-80 035-884-4/C·43

定价：5.50元



尼克松总统由周恩来总理陪同在首都机场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应邀观
罗杰斯·国务卿、基辛格博士
席、姬鹏飞部长等陪同观看表

艰 难 的 转 折

这是以中美建交为主线,展示中美高层人物的纪实作品,首次披露在中美建交过程中,周恩来总理和林彪集团的惊险斗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中国问题顾问汤姆森在书中详尽地描述为中美建交所亲历的艰险经历。

周恩来总理密召共和国前副外长——美国问题专家邓山理,面授机宜,并多次粉碎了林彪集团的一次次的破坏和干



看体育表演，应邀观看的还有等。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副主演。

扰阴谋。林彪在他的“571”工程计划败露后，他那不为世人所知的“香山计划”却在悄悄出笼了。

书中引用了大量中美建交前交往的信件和电报，并透露了周恩来总理在尼克松竞选的关键时刻巧妙地使尼克松一举竞选成功的秘密。真实地反映了中美建交的艰难和险峻，充分显示了周恩来总理的智慧和敏锐的战略眼光。



周恩来总理举行宴会欢迎尼克松总统和夫人，随同成员罗杰斯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中国领导人叶剑英、李先念、郭沫若、阿沛·阿旺晋美、傅作义、姬鹏飞、乔冠华等出席作陪。



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同他进行认真坦率的谈话，参加会议的有亨利、基辛格博士、周恩来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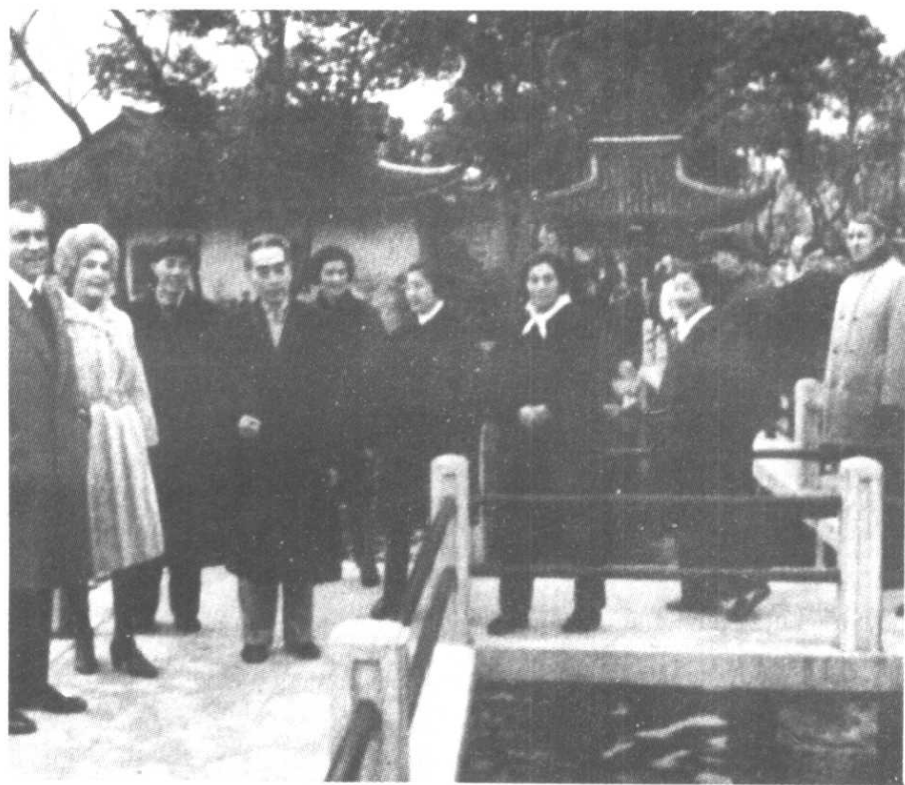


周恩来总理同尼克松总统举行会谈。



李先念副主席陪同尼克松夫妇一行参观游览故宫。

周恩来总理陪同尼克松总统、夫人一行游览杭州西湖。



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参观中国出土历史文物。





冲破三十年之隔膜，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北京握手言和

序

白 宫

1974 年秋

“亨利，我们干成了几件了不起的事，但愿永载史册。”

“当然，总统先生，从历史角度看，您是一位伟大的总统，使我们国家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唉，可是百姓似乎总是记得总统的缺点。看看大家对威尔逊的评价就知道了。历史学家不会把我看作是哈丁或格兰特之类的人吧？你说，会不会这样？”

“怎么会呢？先生！你在处理美中关系等方面独树一帜。况且，你还体面地结束了越南战争，象这样的成就任何历史学家都不能视而不见。”

“也许你讲得对，亨利。谁也不能否认我们在同中国改善关系方面的惊人之举。我们确实付出了许多心血。现在，世界格局已今非昔比了。因为美国总统手中握有一张中国牌，人们理应给我们树碑立传才是，对么，亨利？”

亨利·基辛格缓缓地点点头。他想，尼克松在白宫的日子屈指可数，在此刻去考虑历史到底会作出怎样的评

价，实在有些无聊。“在相当程度上，总统先生，历史是我们创造的。”基辛格回答，“你可以写回忆录，我也可以写，和我们共事的人都可以写。历史学家的观点是可以被我们左右的。”

“是吗？”总统说，“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朋友先把回忆录写出来。但是，别人写出来怎么办呢？要是我们的汤姆森写出来了，那该如何是好啊？”

“我们会有办法的，总统先生。汤姆森已经走了，可无论他走到哪里，他总是害怕中国人的。他究竟敢不敢写还是个问题。”

“要是这样，那太好了！我们好不容易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我们得小心。象汤姆森这种人很可能会混淆视听，影响历史学家对我们的评价。”

“很可能，总统先生。”基辛格点头赞同道，“确实有可能。不过我认为他不大敢这样做。”

第一部

1966 年秋

“这份表格，汤姆森先生，”年轻的姑娘指着表格说，“必须认真填写。每一栏目都要填。字迹要端正。这样我才能过目。这份履历表将永远载入你的档案。别忘了这一点。”

马修·汤姆森怀疑这位贾米森小姐是否会有人喜欢。也许在那些搭档们的眼里，她身上有股诱人的魅力；可在与秘书和律师交谈时，她却露出了傲岸的真面目。

汤姆森点了点头。他的小房间里光线暗淡。贾米森小姐正凝视着她带来的这些文件。

“下午二点半你去见墨菲先生前，所有这些表格，都要交到办公室。”她摆出一副命令的样子，“你被派到——”她扭头翻阅着文件，“噢，你被派到埃尔登·卡纳汉那里工作。你认识他么？假如你需要，他会帮你安顿下来。”

“过去我在这儿当见习律师时，他并不在这儿。”马修·汤姆森回答道。“他这会儿在楼上？”

“他在四楼顶头的 2407 号房间。”贾米森用手指了指那

个方向，“科恩小姐是我的秘书。我们的办公室在楼下的2019号房。汤姆森先生，可别忘了下午二点半之前交来这些表格啊。”苏姗娜·贾米森轻轻拍了拍金属办公桌上的文件，把它们放进文件夹里，随手将文件夹推到他眼下，站了一会，就随便地朝他点了点头，示意她要走了。汤姆森不知道自己是否应礼貌地站起来。这位小姐不是律师，也不是尼克松的搭档。但是，他新来乍到，很可能会遇到许多头头。这位小姐说不定就是其中的一位。汤姆森还是站起来了。

汤姆森把填好的表格送交给2019号办公室的那位泼辣的科恩小姐，回到了自己的小卧室。这时，他发现一个陌生的男子懒洋洋地坐在屋里的一张椅子上。此人个子高大，一头棕色头发，大腿上搁着一件大衣和一顶礼帽。

“汤姆森吗？我是卡纳汉，”这位棕色头发的男子把手伸过来说，“我曾住在这个斗室里，但是，我好象觉得原先并没有这么暗。我们出去吃一顿便饭，怎么样？听说外面的雪停了。”

在曼哈顿商业区狭窄的街道上，去吃午饭的人熙来攘往，摩肩接踵。地上融化的积雪浸湿了他们的鞋子和裤脚管。卡纳汉把马修带到位于20号布罗德大街拐角处的一个三明治小餐馆。在等座位时卡纳汉瞧着自己那副脏乎乎的模样，心里冒火。他一面诅咒这个可恶的天气，一面从袖管里掏出一张餐巾纸，擦着他的裤脚管。

“你会发现，艾伯特·墨菲对你的衣着很计较。”卡纳汉警告说。“今天下午我打算把你引荐给他。如果墨菲在我

身上看不顺眼，这就对你有利喽。我这湿漉漉的裤脚管，他可以足足骂上半天。”

“怎么，墨菲这个人很难处吗？”马修问。

“他很年轻，也很正直。”卡纳汉笑道，“他们让他干得太多，连往日的一点幽默感也消失殆尽了。不过，他这个人并不坏。他经营着近十个跨国公司，每个办公室里他都有五六个助手，整天为他忙碌，墨菲对他们来说可真是个赚钱的大亨。进他这个单位，准没有错。”

“你说的‘他们’是指谁呀？”

“哈哈，”卡纳汉大声笑了起来。“是两位大人物——格恩里和亚历山大。你做见习律师时，没见过他们么？”

“整个夏天我都在为里德利处理遗嘱问题，不大出门见什么人的。”

“他们对许多助手都不屑一顾的，别说你这个见习生了。”卡纳汉又笑起来。“天哪！我们得赶紧点菜，不然下午去见墨菲就要迟到了。”

他们靠墙站着。卡纳汉边吃边把尼克松·马奇的主要搭档简要地讲了一番。

“……哎唷，快两点了，我们得赶快回去了。去见墨菲先生前，你一定要把脚上的这双皮鞋擦一下。”

当他们走到雪水遍地的 20 号布罗德大街时，马修记得，在 1964 年 6 月的一个雨天，他第一回看到这幢高耸的摩天大楼，那时他在哈佛大学法学院读一年级。当时，马修被召去与蔡锡斯先生和一个卡门特的小伙子面谈。刚进去，二十四层楼上候客室的那位接待员，就对他表示出

十分的热情。甚至连理查德·尼克松的一位秘书，也得走出来向马修打招呼。尼克松安排了蔡锡斯会见马修，是因为马修的父亲曾特地给尼克松去了封信，请他多多关照。

马修很惊诧。象尼克松这种人居然还能记得他的父亲。惠蒂尔学院只不过是个小学校而已。马修不知道尼克松是否记得他的所有教师。与蔡锡斯、卡门特的会谈很顺利。他们早已确定：马修在二年级结束时来做尼克松和马奇的见习律师。

他们都挺喜欢马修。于是，他从哈佛毕业后，他们就毫无异议地雇佣了他。他现在是华尔街一位正式律师了。

“请坐先生。请稍候片刻。我一会就好。”艾伯特·墨菲对马修·汤姆森说。马修记忆中的墨菲似乎要比眼前的高大些。墨菲先生的衣着总是庄重笔挺，无懈可击。他那乌黑发亮的头发是定了型的，大概属于巴黎发式。他的鼻子高大尖翘，眉毛又黑又浓，相比之下，嘴就显得小了点。

墨菲与卡纳汉说了几句，转而面对马修。“前年夏天，你给墨德利干了一阵，他赞不绝口。你会外语吗，汤姆森！”

“懂些。”马修清了清了嗓子，我会讲一点法语、西班牙语，嗯，还会讲一点中国话。”

墨菲两眼惊异地注视着汤姆森。“会讲中国话？”

“对，先生。我父样年轻的时候曾在中国一所大学里教书，父母在家常讲中国话。”

墨菲点点头。“好。以后有空我再和你聊聊东方的情